



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
陪读7个月以来,关凤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绕儿子展开的。在出租屋里,她按时按点给儿子做一日三餐,督促孩子放学后认真学习少玩手机……

去年8月21日,在北京、广州等一线城市当了7年月嫂的她,放弃了1.68万的月薪,干完最后一单生意后,匆匆赶回五常老家。此时,距离儿子高中开学仅剩三天。

“孩子上高一了,接下来是她人生中最关键的三年,我必须得回来陪读!”关凤说,回来后她跟在村里种地的丈夫,定了个“三年规划”,“以后家里的事儿他管,孩子学习的事儿我管。”

近些年,像关凤这样在县城学校附近租房的“陪读妈妈”越来越多,这一群体日渐庞大,除了年轻一代农民对教育愈加重视之外,也是村镇中小学衰落、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的结果。父母打工的城市孩子入学难,而县城教学质量高于乡镇,于是去县城陪读,成为了很多对孩子寄予厚望的农民家庭的折中选择。

有人放弃20多万年薪返乡陪儿子读高中
有人在学校周边打零工补贴家用

县城“陪读妈妈”: 为了爱与希望的一场突击

陪读属于“高消费” 学校附近房租贵且就业机会少

“现在,到县城租房陪读基本上是普遍现象,尤其是高中生。高中生生活节奏快、压力大,我们担心孩子住校吃不好、住不好,想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。特别是很多孩子不够自律,我们怕他打游戏影响学业!”关凤道出了很多家长陪读的原因。

智能手机和网络游戏的触手可及,把很多原本没打算陪读的妈妈也推向了县城,钟晓晶便是其中之一。她是在儿子上高中后的第三个月去陪读的,有一天,她突然接到班主任的电话:“你家孩子不知道晚上干啥去了,天天上课睡觉,都快从第一名变成倒数第一了!”她急得一宿没睡,一狠心,把家里的十多头猪都卖了,去县城租房陪读。为了避免激化矛盾,钟晓晶放学后假装淡定地在校门口等儿子,跟他一起去网吧打游戏,直到一周后,儿子先绷不住了,主动要求回家写作业……

“陪读妈妈”郭云,大约是在十年前第一次听说村里有人去县城陪读的。她当时挺不理解,觉得对方“有钱没处花了”,后来看到一拨拨家长都往县城跑,自个儿也坐不住了,高二时让儿子从宿舍搬了出来。“我儿子班里53个孩子,除了家在本地的,其余的都有人陪读,绝大多数是妈妈陪,极少有爸爸陪的。”

尽管郭云不太清楚“内卷”这个词儿是啥意思,但她亲眼见证了一个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例子。郭云是家里的老大,初中文化,但她的弟弟和妹妹是名校毕业生,如今都在一二线城市工作,“我妹在广州有两套房,我弟在河北当公务员,我侄子在北京工作,上班第二年月薪就三万了……”身边的这些成功案例,让郭云很难“躺平”,也让她更加确信:“农村孩子只有学习好才有出路啊,花多少钱都不重要,只要能让我的儿子多考点儿就行!”

面临经济、心理双重压力

除了要面临经济压力,很多“陪读妈妈”心理压力也很大。抛家舍业地来到县城,她们往往既孤独又苦闷,焦虑也比普通家长多一些。

跟很多放弃工作的“陪读妈妈”一样,在外边忙惯了的关凤,早已不适应家里的生活节奏了,“总在屋里待着感觉憋屈,周围又没有认识的人,只能偶尔下楼去广场看看人家跳广场舞,感觉融不进去”。钟晓晶则形容进城陪读就像“蹲小号儿”,“在农村天天都有活儿,忙惯了,进城真是太遭罪了,都快憋疯了!”

绝大多数“陪读妈妈”,都跟

菜的,有做手工赚钱的,有人去打扫卫生、刷盘子洗碗。为了节省开销,郭云经常从自家小园儿往县城里背菜,实在没菜了,才偶尔去早市买点儿。

也有一些“陪读妈妈”,努力工作和陪读兼顾,这也意味着她们要比别人更奔波。今年43岁的郑丽(化名)在镇里开药店,与儿子读书的县城相隔40多公里。

丈夫一个人忙不过来,她每天坐客车往返于城乡之间,早上不到六点从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出发,下午五点多再坐车回县城陪读,督促儿子学习,再给他弄点夜宵。

“学校对面有20多栋楼,住满了陪读家长。离学校近又带电梯的房子,一年租金得两万四五,不带电梯的两万二左右,还有家长租改装车库的,现在也得一万多六七了!”关凤说,县城学校附近不但房租贵,而且就业机会少,想找个月薪超过一千五的工作很难。据她观察,为了不耽误给孩子做饭,同时补贴家用,一些“陪读妈妈”选择打零工,有帮电商送

家长会上建议陪读,“老师说,孩子听谁的,就让谁来陪读,这基本上等于把爷爷奶奶排除在外了,老人容易惯孩子,孩子也未必听他们的。”

郑丽告诉记者,她每天给孩子弄好早餐后,出门前喊儿子起床。有一回,她走后孩子又睡着了,没赶上早自习,这让她懊悔不已。此后,她必须亲眼看着儿子起床洗漱了,才敢出门。由于出租屋没有网,每次因为疫情停课,丈夫都从镇里连夜开车来接,回家继续上网课,“这几年对孩子最关键了,无论如何都得坚持住,好在我家里有买卖,还能供得起。”

即便如此奔波,郑丽说,自己挺知足的,毕竟儿子高三了,再过几个月就要熬出头了,“我还听说有的二孩妈妈,大的上高中,小的上初中,还得多陪好几年呢!”

有的孩子考一二百分 “陪读妈妈”仍未放弃

孩子因为学习问题发生过激烈争执,她们心底的委屈也格外强烈。郭云记得,有一回争吵时,儿子对她说:“要不你就回家吧,别陪读了!”“你以为我愿意来啊!”她伤心地躲在小屋里大哭。有时候,郭云甚至挺羡慕对门那家爷爷、奶奶陪读的,这是整栋楼里为数不多那么焦虑的家庭,“孙子模拟考试才300多分,老两口一点儿也不着急,还到处夸孙子好”。

陪读究竟能帮孩子进步多少,是否会徒劳无功,或者只是一种心理安慰?对于未知的结果,很多县城“陪读妈妈”虽心怀期待

却又不敢多想。就像关凤说的:“陪读是一个付出的过程,未必会有想要的结果,只能争取让自己以后不后悔吧!”她发现,虽然大多数孩子在家长陪读后分数提高明显,但也有一些孩子降到了两百多分,妈妈仍然顶着压力咬牙继续陪读,因为“考一百多分的家长都还没放弃呢”。

“为了陪读,一家人不能团聚,农村基本上都剩老人了。老人谁去陪?这不正常!”关凤虽然偶尔也会反思,但更多的还是无奈。她至少还要再陪读两年半,等儿子考上了大学了,才能像她的微信签名写得那样“像风一样自由”……



县城高中对面的20多栋高楼,住满了陪读家长。 资料片

减资公告

玺瑞人和医疗科技(哈尔滨)有限公司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230109MA1CF8AE15,由原注册资本3000万元整减资至50万元整,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供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,根据公司法,特此公告。

玺瑞人和医疗科技(哈尔滨)有限公司

2022年3月20日

减资公告

哈尔滨国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,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减少注册资本,由原来的10000万元减少到2000万元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230199MA1C4NK55,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联系人申报债权或要求债务担保,联系人:曹勇,联系电话:18145599700,联系地址: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湘江路13号楼A座5层507室。根据公司法,特此公告。

哈尔滨国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

2022年3月20日

出租出售

刊登 13796106320

出售观江房

出售道里区友谊路385号观江国际住宅,建筑面积243米,中间楼层,四室两厅两卫,南北通透,豪华装修,全景看江,物业管家服务,2.3万每平米(可谈)。随时看房。

19845256893

出售松北花园洋房

哈尔滨松北区天鹅湖公园小区31号楼洋房一套,因房主迁移外省着急售卖,价格可面谈。房屋建筑面积180平米,四楼(顶层),毛坯房,三室二厅二卫带阳台,地热房,私产房屋。房屋紧邻松北虎园,哈尔滨大剧院,小区园林面积占比30%以上,环境好,位置佳。

19845256893

低价急售别墅

哈尔滨私产别墅,因房主出国着急售卖,6000元/平米。房屋建筑面积约400平米,车库2个,毛坯房,别墅内自带庭院面积1000平米,院内山林约2000平米。小区还配套高尔夫球练习场、钓鱼池、滑雪练习场、温泉等设施,免费对业主开放。

19845256893

出租出售写字楼/办公室/全套

哈尔滨道里区上海街7号海上银座写字楼,因房主迁移外省着急售卖,价格可面谈。房屋建筑面积一套130平米;另一套170平米,精装修,两套房在一个楼层,可一并购买也可单独出售。房屋地点好,位置佳,属观江房可俯瞰松花江,房主去年重新装修完毕,新换中央空调系统,供暖系统,且走廊正对电梯门处有5平方位置可放置牌匾。

19845256893

急售洋房

出售香坊松海路88号置信润悦东方洋房,使用面积:一层120平方米,负一层150平方米,带超南北两个阳台,一层南北两个卧室花园面积116平方米,另有20平米储物间。户内精装修,品质生活,利用地发展,希望将此屋转让给真正喜欢的人。

配套:地铁2号线,香坊重点学校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建,德强小学一批次报名,校车学校门口一站直达。万科物业,小区环境设施极佳。

13664646555

生活报中缝广告

受理地址:哈尔滨道里区地段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

刊登 84681180

电话 15004697804



“舌尖美食”竟是“脚下酸菜”: 吐啊吐啊,也就习惯了

啊。感觉不会再爱了,原来陪伴我们从童年到成年的康师傅,竟是这样败絮其中的“脏师傅”。

至于其他涉及品牌,也都一个个赶紧撇清。白象食品更是在微博评论里回复称:“一句话:没合作,放心吃,身正不怕影子斜。”于是一些抖音快手公众号,恨不得把白象吹爆,什么“国货之光”“良心食品”都用上了,真是有大象就不吹牛啊。但很快就有网友扒出了“旧闻”:2013年,湖南日报的一篇关于芥菜加工的报道中,详细介绍了插旗菜业和其合作企业,里面明晃晃写着“白象”的大名。

当然,也许现在的“白象”是清白的,但就算他们用的不是插旗菜业的土坑酸菜,但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保证完全没有其他问题,恐怕还是不能光看他们拍胸脯,还需要拭目以待,等待时间的检验吧。吐啊吐啊,也就习惯了。

关键是出这些低劣质量问题的,还都是大品牌。能力越大,责任越大,如果连这些知名大企业,都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和羞耻之心,我们还能指望什么?我们还敢相信谁?

康师傅倒是认账,也出来道歉了,但这道歉,怎么听着都更像是一次甩锅、一种切割;脏事都是他们干的,我们的错,只是没看见。是真没看见还是假装看不见啊?这么太一个企业,对于自己的合作企业和供应商,难道连起码的监管和审查都没有的吗?这可是你们产品最主要的配料啊,这包装上可印着你们康师傅的商标呢。

想当年,韩国“垃圾饺子”事件的不仅是食客,也弄臭了你们的品牌

曝光,而跳河自杀,并在遗书中表示:“对国家感到抱歉”。再看看我们这些出事企业的负责人,有一个真正有耻感和悔悟的吗?不是说非要自杀,但至少应该有无颜再从事食品行业的觉悟吧?而不是想着挺过风口浪尖,还能东山再起。

让人悲哀也有些无语的是,无论是光脚或穿拖鞋踩酸菜扔烟头的人,还是那些监管者或者知道内情的,这么多年,竟然都习以为常、熟视无睹,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是不对的。但他们自己会吃这些脚丫子踩过、还有烟头“配料”的酸菜吗?我想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,恐怕是不会的。

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可他们为什么就会安心地让别人去吃呢?无非就是,那些人都是陌生人,反正自己不吃,挺多会劝熟人不吃。可你有自知不吃自己“脚踩的酸菜”,但你有把握就吃不到别人“尿泡的海鲜”?当我们大家都陷入这种互害的模式,每个人都可能尝到别人“良心大大地坏了”的滋味。更可恨的是,涉事企业出口进口竟然是“内外有别”:标准化腌制池腌出来的酸菜是用来加工出口产品的,老坛酸菜包里的酸菜则是从外面收购来的“土坑酸菜”。

他们是存心坑害国人吗?是也不是,说是因为他们就是有意把这些恶心酸菜卖给国人的;说不是,他们生产标准的“内外有别”,正是因为这内外的监管力度有着天壤之别。该企业内部高管就已经一语道破天机,产品的包装到了消费者手里里面,里面有一点儿树叶,有一点儿纤维,顶多罚你一千(元)两千(元),这个如果到国外去了,

SHENGMINGLI
老文青的
生命日记120



与癌共生的第5个3月19日

王伟宏

3月19日,是一个有故事的日子。24年前的3月19日,我和几个不会做生意的哥们,合伙开了家广告公司,满怀信心地走上事业之路。那时候,我们的创业还停留在事业理想的层面上,缺乏创业必备的一些思考。

到3月19日,也没能设计出适合的仪式方案。3月19日,我还是约了些在哈尔滨的好友过了个生日,还在生活报专刊中写了一篇《生日,未必越过越少》。我在文章中写到,如果保持好心态,生日或许真的可以越过越多。

1998年3月19日,公司执照挂在了墙上,刚好是我的阳历生日。于是我决定,从此以后改过阳历生日。此前37年,我一接奶奶留下的习惯过阴历生日。公司企划解体后,很多年的3月19日,我们老哥4个都会聚在一起喝上一顿,直到哥几个天各一方。

2019年3月19日,故事奇迹般地得以延续。2018年,我是在双重阴影中度过的,一重阴影是生命随时可能划上句号,另一重阴影是一不小心我就会上高位截瘫。因为不甘心自己的追悼会办得毫无“伟宏痕迹”,像千篇一律的婚

会”的相关事宜。那一次,抗癌乐园的老先生给我讲解什么叫“5整生日会”,告诉我抗癌乐园的康复者会员超过1万人。给我讲抗癌乐园的一些人物,某某女士,86岁,癌龄38年,每天骑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。某某先生,72岁,癌龄18年,太极拳高手,弟子数百……

那时候,癌症这个词让我恐惧。他们给我倒的水,我不敢喝。有人伸出手来,我勉强地握手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后来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。若是没有抗癌乐园的心理铺垫,我真不知道,8年后医生告诉我确诊肝癌那一刻,我是不是还能表现得如此镇定。

2017年7月,诊断报告确诊,我9厘米大的肝囊肿是个误诊,确诊报告为肝左叶恶性肿瘤。8月30号,实施肝左叶切除手术。手术至今,已经到了第5个生日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日,可惜赶上了疫情,大小饭店停止堂食。这个

生日我只好自己煮鸡蛋,自己下面条了。等到8月30号,手术5周年的那天,争取约上好友,好好给自己办一场“5整生日会”。此刻,刚喝掉一杯咖啡,又泡了一壶大红袍,在脑海里搜索着有关3月19日的记忆。电脑里播放着陈悦的箫曲,空灵而又穿越古今的“乱红”“楼兰古道”“古琴禅修”等,这些都是女儿喜欢听的曲子。此刻,女儿正在北京的一家公司里工作,过完春节临回北京前,她给我转了钱。我问什么愿意,女儿答“过年了”。女儿特别不善于从亲人之间的常规表达,那一刻我知道,她长大了。但是,我没有欣喜,反而觉得这一刻标志着女儿和我真正脱钩,成为完全独立的个体了。尽管可能从未一体过,但还是因为这样明确的疏离感,隐隐的难过。

嗯,我能够接受一切,这是规律。